

大清钱王

马帮风云

萧盛 / 著

再现晚清钱王“人弃我取，人需我予”的经商之道
讲透政商关系“官之所求，商无所退”的不变法则

世人只知胡雪岩，不知云南有王焜。晚清巨商王焜在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评选的19世纪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，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“三代一品红顶商人”，李鸿章曾称其为“犹如清廷之国库也”。

 文匯出版社

ISBN 978-7-113-11111-1

定价：39.80元

大清钱王

马帮风云 萧盛 / 著

马帮风云

作者：萧盛

ISBN：978-7-113-11111-1

定价：39.80元

出版社：文汇出版社

地址：上海文汇路

电话：021-63210300

网址：www.whpp.com.cn

电子邮箱：whpp@whpp.com.cn

邮购地址：上海文汇路

邮编：200000


销售热线：021-63210300

售后服务：021-63210300

印刷厂：上海文汇路

印刷日期：2011年

印刷数量：10000册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清钱王 / 萧盛著. — 上海 : 文汇出版社,
2016. 1

ISBN 978-7-5496-1666-4

I. ①大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06911 号

大清钱王

著 者 / 萧 盛

责任编辑 / 戴 铮

装帧设计 / 天之赋设计室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市 755 号

(邮政编码: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制 / 北京汉玉印刷有限公司 010-59430243

版 次 /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350 千字

印 张 / 24.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96-1666-4

定 价 / 36.00 元

前言：世人只知胡雪岩，岂道云南有王炽

一看这标题，也许有些读者会会心一笑，你这是要拿晚清两位巨商来作比较吧？

其实不然，人都有优缺点，不能一概而论，所谓的生意人，都是将利益放在首位，无利何为商呢？有句古话叫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其实这是衡量一个人道德的标准，相信不管是胡雪岩还是王炽，每个读者心中都各自有一个评价，这里我不赘言了。

本文作为一个序言，只是想通过胡雪岩引出王炽，并且想发出这样一种声音：胡、王二者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，如果世人只知胡雪岩，不知云南有王炽，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悲哀。

我这么说有三大理由，下面我一个一个来阐述。

首先，王炽的经历有励志的效果。他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，父亲亡故时不过十四岁，许是家道中落、读不起书的缘故，母亲变卖了陪嫁首饰给他去学做生意。当时正值晚清政局最为动荡、资本主义空前发展的时代，他便利用那动乱的时局，用一根扁担挑着货物叫卖开始，一步一步走向成功。

这不就是从草根走向成功的典型例子吗？这样励志的正能量故事，不管放在哪个时代，都是十分需要的。

其二，王炽的经商经历富有积极意义。他有一句名言，叫做：“说我，羞我，辱我，骂我，毁我，欺我，骗我，害我，我将何以处之？”下一句是答案，也是他处世的方略：“容他，凭他，随他，尽他，让他，由他，任他，帮他，再过几年看他！”

这句话不由让我想起了布袋和尚的一句名言，同样经典，涵义也是相

差无几：“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理。开口常笑，笑天下可笑之人！”

当然，每个人生下来不可能就是圣人，在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之前，必须要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，甚至可能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，经历得越多，可能悟得就越透。

王炽在积聚财富做各种善事之前，首先就是要把生意做大，没有钱资何来做善事之本呢？总的来看，王炽在生意场上的理念也分两步，第一步是官之所求，商无所退。

也许有读者看到这里又会会心一笑，这不就是贿赂嘛！

其实不然。官之所求，商无所退其实是一种策略，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中法战争爆发，当时的清廷国库空虚，根本拿不出钱去国外打仗，云南巡抚岑毓英愁白了头发，没办法去找王炽商量。王炽听了后二话不说，拿出六十万两银子给岑毓英作军饷，支援他出关。

这相当于雪中送炭啊，岑毓英自然会感激他，甚至跟他做朋友，如此一来政商关系自然而然就成立了。

有这样一种胸襟为前提，到了后期，他的经商理念很自然过渡到另一个阶段，即人弃我取，人需我予。用现代的话就是说，人家不要的我去拾取，人家需要的我会给予。

可能有读者会觉得奇怪，这是做善事还是做生意？

其实善事也可以做成生意，关键在于怎么做。

同样来举一个例子，在光绪初年，唐炯奉命督办川盐，改善川盐的生产。可任何一样改革都需要钱，偏偏当时的政府没钱，盐茶道的官员都急白了头发。因为很多商人认为，一件商品从改造、生产再到投入市场，需要很多年才能见成效，甚至有可能还会亏本，所以当时没人愿意花钱去投资。

在所有人都不愿去染指川盐的时候，王炽出手了。

当时王炽的同庆丰票号刚刚成立，拿出这笔钱给唐炯后，有可能他自己就身无分文了。但是大生意人都具有大胸怀，王炽还是千方百计筹足了十万两银子，交到了唐炯的手上。

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里面有个玄机。

票号相当于现在的银行，一家银行要想吸引客户来存兑，你得有信用度和知名度，没有这两样东西，你就算浑身是嘴去游说，人家也只会把你当传销。王炽的银行刚开张不久，两者都不具备，他就看准了茶盐道需要钱的这个时机，花十万两银子给自己做了个大大的广告，向世人宣告，同庆丰票号是有实力的！

这是做生意还是做善事？

当他的经商理念到了这种境界时，已于上文提到的那句名言不远了，因此他的经商经历颇有积极的意义。

其三，就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。当王炽成为一代巨商时，他则把目光放在了国家和民族的高度。他花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滇越铁路的管理权，又出大价钱与官府合资兴办云南铜、锡矿业，使地方工业免遭洋人染指……

这是政治，但更是生意，大生意人做的大生意。

可能不少人会认为，这不过是官商合作的老套路罢了！其实每件事都有两面性，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努力奋斗，关键是在逐利中做了什么，又在得到利益后做了什么。有些人为了逐利，不择手段，而有些人在利己的同时又能利人。说白了没有人生下来就愿意去当坏人，走什么样的路，不是人品问题，而是策略和智商问题。

以上三个原因，我想足以让读者去了解王炽，当然也应该有了足够的理由来阅读本书。走近王炽，走近这位赫赫有名的大清钱王，从此开始吧！

目 录

- 前 言 —— 世人只知胡雪岩，岂道云南有王炽 001
- 第 一 章 —— 有勇有谋，千两银子救了一座城 001
- 第 二 章 —— 亡命天涯，建马帮重整生意 015
- 第 三 章 —— 化危机为商机，广西州乱中取利 031
- 第 四 章 —— 再救弥勒乡，小商人散财救乡民 048
- 第 五 章 —— 效仿范蠡，王炽辞官从商 062
- 第 六 章 —— 献计救昆明，为谋利误害大将军 076
- 第 七 章 —— 走马帮诱敌，反入计中计 096
- 第 八 章 —— 初涉药材生意，茶马道遇险 118
- 第 九 章 —— 同行如仇敌，出狠招排斥异己 143
- 第 十 章 —— 重情重义，了恩怨春城斗法 162
- 第十一章 —— 为红颜雪恨，兄弟五人走西北 180

目 录

- 第十二章 —— 商帮纷争，贪图便宜起祸端 192
- 第十三章 —— 阳谋对阴谋，浑水摸鱼占商机 212
- 第十四章 —— 洋人暗中操盘，政商两界现危机 233
- 第十五章 —— 暗流涌动，各方势力显神通 250
- 第十六章 —— 四两拨千斤，巧解洋商大阴谋 266
- 第十七章 —— 空手套白狼，挪用军饷收军粮 286
- 第十八章 —— 同行相争，下套害人连环计 309
- 第十九章 —— 官商勾结，山西会馆耍阴谋 331
- 第二十章 —— 狱中遇高人，阔论人情官场商机 353
- 第二十一章 —— 茶市谋局，商界再起风云 372

第一章 有勇有谋，千两银子救了一座城

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，清朝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洋人大批涌入，随之西洋的思想、文化、资金亦流入中国，他们想控制中国的经济，甚至欲以此渐渐地侵吞这个国家的疆域，从此之后，这个古老的国度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。

这样一种状态好比是两位武林高手的生死对决，相互牵扯、抵制着，都欲拼尽全力想将对方压倒。而国与国的相斗，对老百姓来说却是极其痛苦，甚至是万般耻辱的，他们固然痛恨洋人的侵略，可更恨清廷的懦弱无能，带着这样的痛恨，国内百姓纷纷擎旗起义。在诸多的起义军中，规模最大、影响最深远的便是太平天国起义军。

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仿若一股风潮，迅速刮遍全国，各地各民族的义军趁机跟进，举旗抗争，清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，整个民族亦被推到了最为危险的时刻。

在云南省红河州北部的弥勒乡，因此处多山地，属于山高林密的丘陵地带，故当东南沿海地区受到西洋经济和文化的冲击时，这里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，大部分的山民依旧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。

然而有人的地方是江湖，是日午后，金顶山下的一处丛林里，埋伏着二十来个山匪，他们手里或提着钢刀，或捏着木棍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面的山道，神情肃然。领头的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，看上去身子瘦小，许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缘故，脸色泛黄，看上去浑身上下没几两力气，但是

他的目光却是炯炯有神，在目光转动之间甚至带着抹凶光。

不出多久，车声辘辘，从山道上走来一支马队，约有七八匹马，马背上都驮着货物，前后共有十五人护着，在中间的一匹马上插着一杆三角形的小旗子，上书“川中祥和号”等字。

丛林里埋伏的那年轻人眼里寒光一闪，苍黄的脸上泛起抹激动的红潮，正要起身冲下山去，突被后面的一人拉住，不由得回头轻喝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拉他的是个三十余岁的中年人，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，皱了皱眉头道：“姜兄弟，那是祥和号的货，是不是考虑一下再下手？”

年轻人怒道：“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在咱自己的地盘上，你这地头蛇反倒是先怕了！你要是不敢动手，回家给你婆娘暖炕去，我不会强拉着你！”说话间，挥了下刀，带着其他人冲下山去。中年人没办法，也只得咬咬牙跟着往下冲。

山下的马帮都是惯走江湖的老油子，这种事情见多了，也不怎么吃惊，一行人迅速散开，把马匹和货物围在了中间。领头的那马锅头（注：马帮领头人）是川中祥和号的老伙计，也是在茶马古道（注：中国西南、西北地区的民间商贸道路，在这一带百姓的心中，西南的这条茶马古道无异于西北大漠上的丝绸之路）上走了一辈子的老江湖，名叫桂老西，虽有五十余岁的年纪，却依然老当益壮，精干得紧。他打眼望了下那些冲下来的山匪，最后把目光落在那领头的年轻人身上，双拳一抱道：“老夫是川中祥和号的桂老西，不知足下是哪座山上的好汉，不妨报上名来，交个朋友。”

“川中祥和号，哟，这是大商号啊！”年轻人嘴上虽夸着对方，眼里却依然含着杀气，“我叫姜庚，并不是哪座山上的什么好汉，只是这弥勒乡十八寨（注：今弥勒县虹溪镇）的一个无名小卒而已，桂大哥真愿意与我交朋友？”

桂老西一看这姓姜的就不是个善茬儿，便笑道：“在这茶马道上行走，干的是拎着脑袋讨饭吃的行当，靠的是道上兄弟的情面，不然的话，有十个脑袋也没用，只要这位小兄弟愿意给个情面，我桂老西求之不得。”

姜庚把刀柄一转，抱拳道：“桂大哥这话说的在理啊，其实大家干的

都是拎着脑袋讨饭吃的营生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这样吧，只要桂大哥今日能给我们这些兄弟打发些烟酒钱，从此之后，只要是桂大哥的马队经过此地，我等绝不为难。”

“好，小兄弟果然是爽快人！”桂老西回身从身后的一匹马上拿过个包袱，取出个钱袋子来，往姜庚丢了过去。

姜庚接过，两枚手指头一捏，便知里面是些碎银子，当下冷笑道：“桂大哥莫非是嫌我们这地方小，拿要饭的标准来打发兄弟？”

“嫌少？”桂老西的脸色也是一沉，“小兄弟，你看我们这次运送的东西也不过是些土烟日杂货物，能值几个钱？而且这一路打点过来，这趟子生意怕已是赚不了钱了，望小兄弟包涵，下次有机会大哥再奉上，可好？”

桂老西嘴上虽在说好话，但脸色已经不怎么好看了。在这条道上行走，交情固然重要，可也不能一味的奉承讨好，不然的话让人骑到头上来，一辈子也休想混出头，必要的时候还得用拳头来说话。

姜庚看着桂老西的脸色，手一抬，又把钱袋子扔了回去。桂老西伸手接过，强笑道：“小兄弟不要这银子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要货！”姜庚从牙缝里吐出这两个字后，刀头一迎，率众便杀了上去。

桂老西也不甘示弱，与姜庚斗作一团，喝道：“川中祥和号是魏老爷子的商号，他的货你也敢劫，胆子够大的啊！”

姜庚狞笑道：“在十八寨这地方，就是我姜庚的天下，皇帝老子来了也照劫不误！”

双方人马斗不许久，便分出胜负。桂老西的马帮虽说都是老江湖，但毕竟势单力薄，且姜庚的人个个都是好手，就将这批人连同货物都扣了下来，唯独桂老西一人逃脱。

姜庚十分高兴，让弟兄们收拾收拾，连人带货一起押回寨子里。那络腮胡中年人依旧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，走到姜庚跟前说道：“姜兄弟……”

姜庚一看他那副嘴脸，怒从心起，喝道：“我说曾胡子，你又担心什么呀？”

别看这曾胡子长得粗糙了些，想得却要比姜庚深远：“祥和号在川蜀

是响当当的商号，财大气粗，这批货拿是拿到手了，怕是很难吞下去。”

姜庚冷冷一笑：“刚才我跟你说过了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我料定不出几天，那魏伯昌肯定带着银子来赎人。”

桂老西从金顶山逃出来后，一路往西北方向跑。走到天色将黑，便找了个地方坐下，拿出干粮来吃。他一边吃一边寻思：这次祥和号所运的是丝绸、皮革和药材，将这些货物在这边脱手后，要再运些云南高山的普洱茶及山货回去，所以这一来一去就是上千两银子的大单子。现在不仅货丢了，连人都让山贼扣了去，要是两手空空回去，魏伯昌非把我生吞活剥了不可。

想到这儿，桂老西两道灰白的眉头一蹙，开始发愁了。

马帮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单干的，自己组织马队，来回倒卖货物，相当于个体经营户，颇为自由，但也极为危险，毕竟这年头盗匪肆虐横行，单干的马帮若没什么靠山，很容易出事；另一种是跟人合作的马帮，相当于桂老西这样，有自己的马队，投靠个后台较硬的商号，行走时打出这商号的名头，路上的山匪大多会卖面子，多少打发一些钱财就可以一路畅行无阻了。

桂老西打着祥和号的牌子行走茶马道多年，基本没出过什么大事，这一回偏遇上个不怕死的主儿，着实把桂老西给难住了。

吃完干粮，桂老西思来想去，给他想到了一个人。此人叫李耀庭，曾是个山贼，然其与一般的山贼不同。太平天国起义后，云南也爆发了杜文秀所率的回民起义，李耀庭为了乡民不遭荼毒，组织乡民抵挡起义军，后又与清军合作，屡战屡胜，在迤东道（注：云南东南部的行政区名，辖区约有曲靖、东川、澄江、昭通四府和镇雄、广西二州）一带威名赫赫，且此人与魏伯昌有些交情，若是他能出面，这事就好办了。

既想到了办法，桂老西就连夜赶去曲靖见李耀庭。

桂老西并没有见过李耀庭，这次跑去见他，凭的不过是魏伯昌的关系。到了地头，见到李耀庭时，桂老西顿时就傻了，原来这个名满滇南的大人物竟只有二十岁左右！

李耀庭听说桂老西是祥和号魏老爷子的人，就请他在客厅奉茶。此时

再好的茶桂老西也是喝不进去，客套了两句后，就把此行的来意说了。

李耀庭一听，秀长的眉头一皱，满是书生气息的脸掠上了抹不自然的表情。桂老西见状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
李耀庭心里想的是，他现在充其量不过是个率领乡勇抵御起义军的头目，非官非民，身份很是微妙，虽说在军中有些威望，可也无法去管乡里的事情。再者听桂老西说那个叫姜庚的山匪很是凶悍，天王老子的面子都不卖，万一自己出面要不回来那批货，难不成要派兵去讨伐不成？

正在左右为难之际，门外跑来个兵勇，对李耀庭耳语了两句。李耀庭一听，脸色变了一变。桂老西看在眼里，不由得起身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没想到李耀庭说道：“我陪你走一趟。”

李耀庭先是为难，现又答应得如此痛快，此等突兀的变化让桂老西着实捉摸不透。但转念一想，只要他答应了，这事就算成了，便问：“我们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事不宜迟，今晚便动身。”

桂老西闻言，彻底懵了，他显然没有跟上李耀庭态度变化的节奏，瞄了眼李耀庭的脸色，见他神态略有些紧张，觉得不太对劲——那货物毕竟不是他李耀庭的，如何显得比自己的还要紧张？

夜色中，在一块空地上站了几十排人，个个持枪擎刀，脸色肃穆，略带着股杀气。

桂老西虽走了一辈子江湖，但毕竟没见过这等阵仗，看得他心头突突直跳，心想这李耀庭有些小题大做了吧，姜庚那二十来个山匪用得着派这么多兵吗？转首看了眼李耀庭，见他也是一脸的肃穆，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样子，就走上两步，悄声道：“李……李将军，那……那姜……”

“我出兵不是为了你的那批货，但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弥勒乡。”站在兵勇面前的李耀庭脸色严峻，书生气淡了许多，连语气也变得生硬起来，“你随我们走吧，到时候顺便把你的货要回来便是。”

“那……那边出事了？”桂老西倒吸了口凉气，如果真的打起来，他的货还能找得回来？

弥勒乡十八寨里火把晃动，整个寨子灯火通明，且不时传来吆喝声，成年健壮的男人成群结队地往祠堂赶。

王家祠堂内，一位须发雪白的老阿公坐于上首，略见浑浊的眼扫了遍祠堂内的众人，沉声道：“那些个起义军反朝廷、反洋人，咱们管不着，可他们为了攻城掠地，居然打到弥勒乡来了。诸位想一下，只要起义军一来，清军就会来平叛，你来我往扰了咱们的生活不说，咱们种的庄稼也会被糟蹋，以后哪还有清静日子过？”

“阿公说得在理，咱们十八寨不是谁想来就来的，他要是敢来，咱们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老阿公点了点头：“今晚招大伙儿来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不管是官兵还是起义军，谁也休想来十八寨作乱。这样吧，今晚咱们就分派一下，守住寨子的各个入口。”言语间，往人群里巡视了一番问，“为何不见王阿四？”

“据说是去弥勒乡了。”

老阿公吃惊地问：“哪儿乱他就往哪儿闯，这时候他去那边做什么？”

“这小子精得很，数日前便收购了不少粮食，这时候去弥勒乡，估摸着是兜售粮食去了。”

老阿公抚须苦笑：“打起仗来，粮食自然会紧俏，可兵荒马乱的也危险得紧，这小子的胆子端是不小，拎着脑袋的买卖他居然也敢做！不等他了，我们来商量下由谁负责守卫。”

“本来就不用等他！”老阿公话落间，姜庚嘴里咬着根草，摇摇晃晃地走进了祠堂，“十八寨有我姜庚在，怕什么？来一个打一个！”

老阿公抬起眼望了姜庚一眼：“起义军有上千号人，你有把握守得住？”

姜庚眼里寒星一闪，把嘴里的草吐在地上：“我有批火药放在家里，本想卖出去，既然有人来捣乱，那就不去卖钱了，招呼那些个龟孙子就是了。”

十八寨的人都知道，这小子天生就是个杀人的料，大家听他这么一说，也就放心了。老阿公道：“你既然有这好物什，那守寨的重任就托付给你了，寨子里的人随你指派。”

姜庚哈哈一笑：“阿公只管放心，起义军只要敢来，我保准炸得他们魂飞魄散！”

夜渐深了，沉沉的夜色笼罩着弥勒乡。

城内的百姓家家户户关门闭户，生怕起义军突然间打进来，街上清静得连狗都见不到一只。

城外与城内却是两番景象，起义军兵临城下，有两千余众，个个手持大刀鸟枪，杀气冲天。

起义军主帅叫马如龙，只有二十四岁，却是个智勇双全的主儿，这一路攻城掠地所向披靡。此人体形魁梧，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，威风凛凛。

单看起义军的气势，就让城楼上的清兵心里发怵，尽管他们拥有火枪和一门红夷大炮，心里却依然不踏实，站在城头上强自装出一副临危不乱的样子，实际上个个都胆战心惊。

事实上攻打此城，马如龙确实是十拿九稳的。弥勒乡并非什么大城，以他的作战经验来说，拿下这座城池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儿。

两千多义军在城门前肃立着，只有城内城外火把的燃烧声。所有人都以为马如龙会很快下令攻城，但他却迟迟没下达作战命令。

马如龙在等，他试图用这样的气势压垮清军，让乡绅马昭通出来投降。

这个时候，乡绅马昭通家里乱作了一锅粥。这位老爷子读了一辈子书，也考了一辈子科举，及至垂暮之年也未能考得一官半职，后来还是朝廷怜悯他，给他个管理弥勒乡的职权。虽说这乡绅的头衔属于非官非民，身份有些尴尬，但只要手里有权，不管这权有多大，多少还是可以捞些好处的。因此这些年来马昭通置办了些家产，倒也能安生度日。现在倒好，起义军一来，辛辛苦苦赚下的家产带又带不走，撇下家产逃命却又觉得不甘心，一时急得若热锅上的蚂蚁。

就在这当口，来了一位少年人，生得副国字脸，再加上长着对浓眉大眼，颇是有些气概，见了马昭通就忙着请安。

马昭通见了这少年，连连叹气：“乱军都打到家门口了，还请什么安啊！”

少年人却是不慌不忙，往他的屋里打量了一番，见其家眷均在堂内，

且个个都收拾了细软，便猜到了个大概，问道：“马老伯，您这是要走吗？”

马昭通又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王四啊，你是有所不知，老夫在这里住了一辈子，眼看着就要入土，现在舍家别里委实舍不得。可不走吧，又怕累及一家老小，一时委决难下。”

这王四便是十八寨老阿公提起之人，名炽，字兴斋，祖籍在应天府（今南京）柳树湾石门坎。其祖上曾是明朝开国年间的将领，后世代为官，到了王炽之父王勋业这一辈，家道早已衰弱，及至王勋业过世时，留下生母张氏、二妈姜氏以及四个孩子，家里更是窘迫不堪。那四个孩子其中三个相继病死，只剩下老四王炽继承了王家香火。

亏的是这王炽从小就生得聪明伶俐，十几岁辍学后，张氏卖掉了陪嫁过来的首饰，去给他学做生意。不想这小子天生就是块做生意的料儿，在乡里收购土布去外地卖，又从外地采购红糖、盐这些生活必需品回乡来卖，这样来回倒腾，没出几年就攒下了不少银子。

这一次他看到义军四起，就料定这仗一定会打到弥勒乡来，早早地便开始收购粮食，想借此大赚一笔。今日下午进城后，让雇工们把运进来的粮食安顿好，薄暮时分正要来找马昭通，谁曾想街上突然一阵大乱，说是起义军来围城了。

王炽跑到城门一看，果然城门已然关闭，心下暗暗叫苦，这会儿让起义军围在了城内，岂不是要与此城共存亡了吗？

心念转动间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反正已然被困在城里了，那就按照原计划来做，先把这批粮食卖出去再说，好歹不白跑了这一趟。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马昭通居然想携家带着逃跑，如此一来，他收购的这批粮食卖不出去，非得赔个血本无归不可。

王炽边试探着马昭通的口风，边在心里想着法子，见这老儿吓得面色如土，急得在屋里团团乱转，一时计上心来：“马老伯，这时候您逃是逃不出去了，如果您坐视起义军打进来，您这家产八成是保不住了。小侄倒是有一计，不知老伯愿不愿听？”

马昭通闻言，如同溺水抓到了救命稻草，忙问道：“何计啊，快些说来！”

王炽问道：“您家中可有现银？”

马昭通愣怔了一下：“应有几百两。”

王炽低眉想了一下，突然叹道：“可惜了！”

马昭通急了，抓住王四的肩膀道：“我的大侄儿，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，你是要急死老夫不成？”

王炽看了眼马昭通，说道：“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您现如今要是有千把两银子，都把它散出去，说是但能杀一人者，便赏一两银子。您老试想一下，到时全城百姓争先恐后地奋勇杀敌，那千把两银子便是千把个人头，起义军总共也就两千余人，一下子死伤过半，还不落荒而逃？”

马昭通听完，脸现红潮，很是激动，但旋即又黯淡了下去：“这主意是好，可老夫一时着实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银啊！”

王炽朝马府的家眷们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您老是没有，可您这些家人多少藏了些私房钱吧？大家凑一凑，我看也差不多了。”

马府那些家眷们一听，一个个都慌了。那马昭通晚年才得来管理弥勒乡这个差事，因此平素里抠门得紧，给家眷们的赏钱或生活用资都十分少，他们身上的私房钱可以说是从牙缝里省下来的，看得比性命还重要，听了王炽的主意，不免都心里发慌。

王炽是个机灵之人，一看这些人的脸色就已猜到了他们的心思，便朝马昭通小声道：“散得一时财，换得一世安，这是笔稳赚不赔的买卖，您就不要再犹豫了。”

马昭通把那几枚稀疏的黄牙一咬，朝家眷们道：“把你们的私房钱都拿出来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只要我们的家业还在，怕什么呢？王四说得对，这是笔稳赚不赔的买卖，你们也不要再犹豫了，都拿出来吧，不许藏着。”

众家眷无奈，都把私藏的银子捐献了出来，放了满满一桌子，再加上马昭通自己的银子，刚好凑足了一千两。

王炽见计谋得逞，心下大喜，又道：“您现在就派人抬着银子敲锣打鼓地去街上招呼，最后把这一堆白花花的银子往城头一放，待战事结束后，